

Hu Zhanfen

洛杉矶警笛惊魂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“德康雀瑞”属于洛杉矶戴蒙巴市的高档住宅区，缓缓的山坡上坐落着上千栋风格迥异的豪宅，我们事先不知道它因为体量庞大而拥有自己独立的交警监管机构，开着车我们在黄昏的漫坡上细细欣赏沿途的建筑，西班牙式的，法兰西式的，希腊式的，英伦式的……

突然后面传来刺耳的警笛声。这不关我事。我想。这个国家离我很远很远。

但啸叫的破车却贴得我很近很近，警灯大闪，照亮周遭，以至于可以清晰看到那个警察在对我挤眉弄眼，他有个大大的酒糟鼻，由于长着一对厚唇且发着醒目的口疮，闪念中我甚至怀疑他的口气很重。

我不理他，继续往前开，但警车立即逼停了我。

我才慌了，警察过来敲窗，我赶紧拿出驾照，还用翻译机问警察，我犯了什么事？

那位“厚唇警”对着翻译机叽里咕噜一长串，大致意思：你严重违反了交规，连闯了四个“STOP”！

我听了如同掉进冰窟，不敢想象接踵而来的严惩。“厚唇警”打量了我们一番，估计觉得鸡对鸭讲，讲多了白搭，便抄下了我们的驾照，然后开出了一张“罚单”——我差点崩溃，在美国毫无收入的我，还不知要出多少血。

待警察一走，我用翻译机一照，不禁乐了，不是罚单，只是一张通知！意思是，允许我明天上午9点前后打一个电话到“德康雀瑞”的一个议事机构申诉，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做一个“诚实的解释”，如果不想解释，就请某月某日到指定法庭出庭云云。

出了这种烂事，我只能找朋友代我致电——首先爽快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在什么具体的时间、地点，犯了什么具体的错误，原因是偷懒、赶时

间（必须如此实说）等等。

电话里警察倒也爽快，既然认错，就免罚了。当然，驾照里记了一笔。

“德康雀瑞事件”刚过去2天，我开夜车在“克里玛大街”又听到警笛在后面咆哮了，“这次总归不关我事了吧”！那天觉得自己特别的规矩，特别像个好车民，没想那警笛又贴着闪灯，这次赶紧溜边停车，过来一个白人警察要我摇窗，拿出一个家伙作势要我哈气，我正抓瞎着，后面却来了个高高的华裔警察，很和蔼，说，你们没有开灯，严重违法！在美国，但凡夜车关灯，很容易被认为喝了酒，因此是非常危险的，记住以后晚间开车要打灯啊。

我松了一口气。庆幸自己又遇到了一个福星，赶紧撒丫子跑路，不知是轮胎老旧还是胎压太高，开出去不太远，大约也就1千米开外，右前胎忽然“砰”的巨响，惊天动地，整车立刻向右前方拉垮，车轱辘一瘸一瘸地橐橐有声。

“坏了，爆胎！”我想。夜已深了，哪里找修车行呢？冷汗正一道道地出，那刺耳的警笛又从后面赶来了，这回，不管违不违章，车子反正烂在了大街，看你警察怎么处置，我反正躺平了。

赶来的又是那华裔警察，见又是我，他也愣了，第一步要我驾着瘸子车靠边，然后很镇定地绕着车看一遍，果断地要我打开后盖，说，你应该有备胎吧？

我茫然地不置可否，车是借的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他打开手电一看，发现了备胎，便马上用千斤顶把车子顶了起来，警车里拿出工具，迅速拆下破胎，拿过备胎，三下五去二地装了上去。

“别谢我！”他揩着手说，你还不算倒霉的，比你更倒霉的我也碰到过，装上了备胎，开不多远，备胎又炸了。

赶紧走吧，别让我再碰上啦！

又听到警笛在后面咆哮了，“这次总归不关我事了吧！”